

藝術經典

雲盧感舊集

○ 白謙慎 著 ○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時
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
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
忘却營營二夜闌風靜數紋平小舟
此逝江海寄餘生

蘇軾臨江隱了自冬廿五溪白謙慎書

SPM

出版傳媒
人民出版社

藝術經典

雲盧感舊集

○ 白謙慎 著 ○



SPM

· 广州 ·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庐感旧集 / 白谦慎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18-12366-0

I. ①云… II. ①白… III. ①白谦慎—回忆
录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6975号

YUN LU GAN JIU JI

云庐感旧集

白谦慎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李怀宇

封面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80千

印数: 1~5000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这本小书收录了十五篇短文，最早的写于1997年，最晚的在2017年，前后整整二十年。前十篇（外加附录一篇）写的是十位老师和前辈，基本上根据我认识他们的时间前后来排列。这些师长都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萧铁先生生于1904年，金元章先生生于1905年，是世纪之初，第一篇文章便是回忆他们的。在我的老师中，章汝奭先生年纪最轻，生于1927年，今年9月7日他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前辈中仅存之硕果，是翁万戈先生，今年100岁，精神矍铄，还在山中著书立说。祝他健康长寿！后五篇写的是与我同辈的书法家，其中两位英年早逝，另外三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如今也都年过古稀了。

把我和书中的十五位人物连接起来的是两件事：书法和学术。自从1973年入萧铁先生门下学习书法，这门艺术注定地成为了我的终身爱好。而1978年考上大学后，学术研究便成了我立身的职业。1990年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书法从爱好变为职业。此生能以爱好为业，何其幸哉！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朋友的督促下结集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一些怀旧文章，但按照自己的本意，结集之事可以在退休之后。目前教学、带研究生、收集资料、写作、临帖，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正在做的吴大澂研究，资料浩瀚。虽说研究本身充满着乐

趣，我从未觉得枯燥艰辛，但这项工作耗时甚巨，常令我无暇旁顾。此次好友邀我结集出版感旧文字，虽不在计划之中，却难以推辞。某些已经发表但尚需修改的短文和那些打算写的忆旧文字，只能等将来编《云庐感旧集》（二）时再收入了。

往昔与师友们的交往，历历在目，但距今起码都已二十多年了。本书为这数十年来的经历留下些许雪泥鸿爪。

白谦慎

2017年10月16日

沪上学书摭忆——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 /1

王老师的故事 /20

身残犹作汗漫游——记邓显威老师 /36

我的老师章汝奭先生 /43

附录：记与恩师章汝奭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 /55

忆赵宝煦老师对我的艺术活动的关心和支持 /58

八大山人的异代知己——纪念王方宇先生 /65

充和送我进耶鲁 /77

汪世清先生 /96

汪世清先生带我去读书 /102

莱溪居主人的情怀——记翁万戈先生 /110

忆和曹宝麟兄在北大时的交往 /119

华人德和民间社团及其他 /138

忆我和潘良桢兄的交往 /148

一事能狂便少年——悼念乐心龙兄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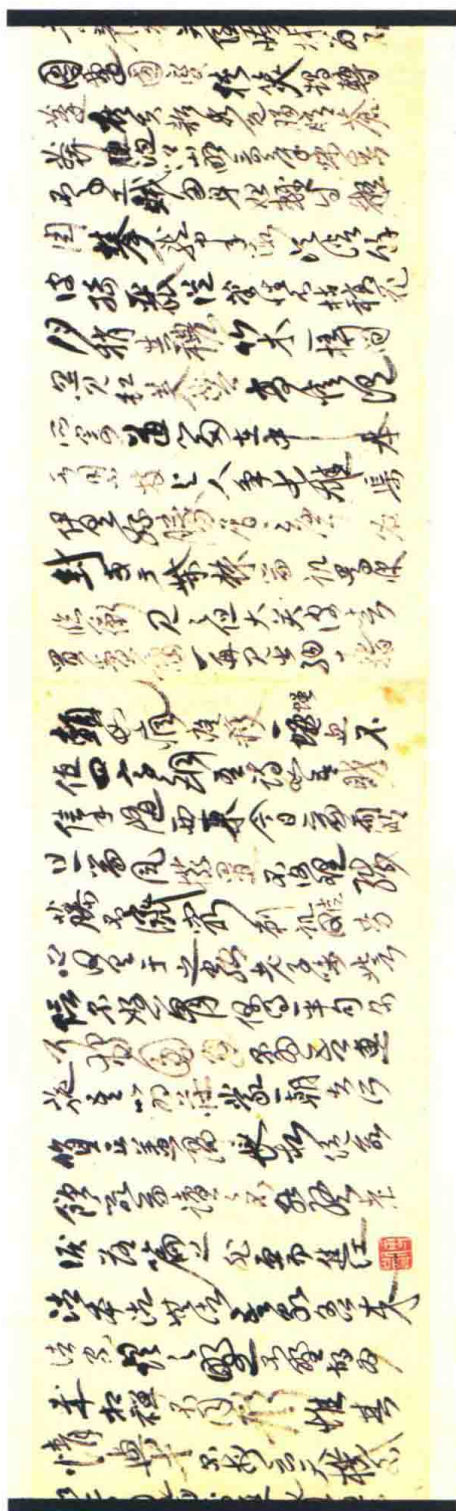
怀念周永健兄 /163

沪上学书摭忆

——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

2002年夏，我到台北参加纪念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著名书画家江兆申先生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在台北多逗留了几几天，观览公私书画收藏，其中之一便是石头书屋所藏书画。书屋主人陈启德先生从事建筑业，为人儒雅，不但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还成立了石头出版社，专门出版艺术史和昆曲的书籍，在中文读书圈的口碑甚佳。

那天陈先生为我准备了一些明清书画。每当我看完一件后，他便会递给我下一件，并报出那件作品的名称。当他告诉我下一件将是傅山的行草《哭子诗卷》时，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因为在我的博士论文和当时已经完稿的英文版《傅山的世界》一书中，都详细地讨论了一件题为《哭子诗》的傅山手卷。由于傅山书写过不只一本《哭子诗》，我无法确定这卷是否就是我曾讨论过的作品。卷子还没打开，我问陈先生，此卷是否有何绍基的题跋。陈先生答“有”。我马上意识到，这即是我十七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件《哭子诗卷》（图1）。于是，我站了起来，兴



■ 图1 傅山书《哭子诗卷》
台北石头书屋藏

奋地和陈先生握了握手，告诉他，这是一件我苦寻多年的艺术精品，它和我多年前在上海学习书法的经历有一段难忘的因缘。

1972年，中国步入“文革”后期，政治空气明显松动，各地的文化活动开始逐渐复苏。那年，我初中毕业。由于我的哥哥已经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按照当时上海市的政策，排行老二的我可以留城。那年9月，我被分配到上海财贸学校财经八班（亦即金融班）学习。这个学校由“文革”前的上海银行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商业学校等数所中专合并而成。金融班的老师除了原来银行学校的一些老教员外，还调集了上海银行系统的一些优秀业务人员担任。上海历来是中国的金融重镇，在过去，银行业被称为“百业之首”，从业人员的素质非常高。有意思的是，在上海银行系统，字写得好的老职工非常多，包括我在财贸学校的一些老师。在打字机还未普及的时代，银行的一些票据（如定期存款单等），都需手写，银行对书写十分重视。在“文革”前，上海银行学校有书法课，老师是刘景向先生，写得一手端正的楷书。我入校后，书法课还没有恢复，但老师们在和学生的接触中，经常会提起写字，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学生中也有练习写字的风气。

1973年上半年，在语文老师任珂先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萧铁先生（德新，1904—1984）（图2）。萧先生出身常熟望族，退休前在华东化工学院工作，退休后在家写字自娱，有时教教友人的孩子们书法。萧先生的家离我家很近，走路不到三分钟。萧先生的字以颜体为根基，后专攻怀素大草。在他那里，我虽未学草书，却认识了不少草字。萧先生常在报纸上练字，去他那请教的小朋友们，都用报纸练字。我那时练字，中楷写在毛边纸上，稍大些的字，也写在报纸上。去向萧先生请教时，他常会抽着烟斗，拿那一支沾着红颜料的毛笔，在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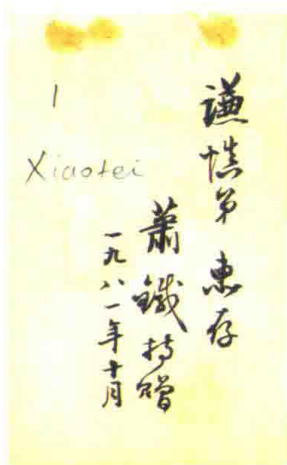


图2 萧铁先生

上圈圈点点，指出哪里好哪里不好，时间便在满室的烟斗味中悄悄溜走。萧先生的常熟口音很重，虽说上海话和常熟话同属吴语系统，可刚开始时，我还是很不习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比较准确地听懂他的话。好在书法是视觉的，看他用笔，看他圈点，也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

“文革”时学书法的条件并不好，能买到的碑帖很少。上海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即朵云轩，“文革”时改名为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从古代字帖里辑出来的字和摹仿的字（因为有些繁体字要改为简体字），做成文字内容反映时代革命精神的字帖，如《王杰日记》《智取威虎山》等。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用晒蓝纸复制一些书法资料，或是用半透明的描图纸来双钩一些借到的古代碑帖或墨迹，在书法爱好者中流传。有一次，萧先生借到一卷文徵明的行草书《游石湖长歌》卷，非常精彩，萧先生先用描图纸双钩出一本，原作还给友人后，我又根据萧先生的双钩本，钩摹了一本。在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很多机缘接触原作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最珍贵的学习机会了。

1973年的下半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作王弘之先生

（1919—2006）。看到我喜欢写字，王老师就经常给我一些指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指导我写字，是王老师和我在学校里师生之间正常的交往。但王老师对我说，他有个邻居字写得很好，等我毕业后，他会介绍我认识。我那时并不知道王老师的父亲是民国政界的一个人物。他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养成了事事仔细小心的性格。在那个时代，社会上通行的罪名之一就是：“用封建文化腐蚀青少年”，而大多数喜好书法的前辈，都和清朝和民国的统治阶层脱不了干系，“出身不好”。即便此时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了不少，但介绍一个在校的年轻学生认识社会上的老人，王老师还是相当谨慎，他不想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如果王老师不主动介绍我认识一个老先生，自然更不会惹麻烦上身。只是，在那个缺乏正常学习传统文化氛围的年代里，遇见愿意学习的年轻人，前辈们总是垂爱有加。

1974年，我从财贸学校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工作。有了正式的工作，就算是走向了社会，标志着成熟了。毕业后不久，王老师果然带着我去拜访他的邻居——金元章先生（1905—1993）（图3）。王老师和金先生住



图3 金元章先生



在静安区延安中路的明德里，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离我的工作单位很近，离我的家也不远，骑自行车几分钟就能到，我常去拜访。

金先生是杭州人，父亲金承诰（1841—1919）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善山水，工治印，喜仿汉人粗朱文。金家是杭州的大家族，金承诰先生曾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师母也出身名门，是西泠印社社长王福庵先生的外甥女。像金先生这种家庭背景的人们，在“文革”中大多会受到冲击。但金先生在50年代就提前退休，在家赋闲，平时除了去领退休金外，和原单位没有什么关系。“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单位的造反派早已经记不起有这样一个个人，他因此逃过一劫，家中的一些艺术品（主要是印章和印谱等）也得以幸存。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金先生的退休生活却相对平静。白天不下雨的话，他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喝茶聊天。回到家里，便是写字、画画、刻印。我认识金先生的时候，他正好七十岁。虽为古稀老人，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每日临池不辍。楷书临的是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敬客书《王居士砖塔铭》，隶书喜临《曹全碑》，行草则广涉诸家。金先生习字，喜欢将半透明的描图纸蒙在帖上，用朱墨摹写。他的褚体楷书和曹全体隶书，都写得温文尔雅而又端庄灵动。（图4）

金先生虽为世家子弟，自幼家境优越，但绝无纨绔气。他性格直率豪爽，乐于助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上海有些艺术家生活困苦，金先生曾慷慨地帮助过他们。他和沪上的浙籍收藏家和艺术家如高络园、唐云、张大壮、钱君匋、来楚生等交往甚密，在上海的书画圈很有口碑。书画圈的友人出现纠纷，有时也会请金先生出面调解，主持公道。由于他交游广，我去他家请教时，常能看到墙上挂着一些书画家的近作，这给了我很好的观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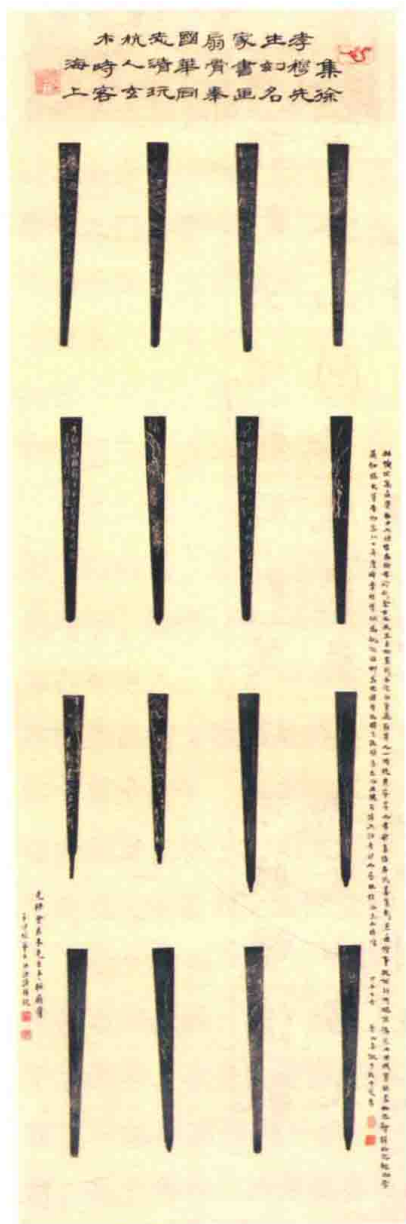
原	頭	野	火	燒	殘	碣	歎	英	魂	才	魄	暗	消	歌
終	古	江	山	問	東	風	幾	番	涼	熱	驚	心	事	又
到	中	元	時	節		淒	涼	況	是	愁	中	別	枉	沉
吟	千	里	共	明	月	露	冷	鴛	鴦	最	難	忘	滿	池
荷	葉	青	鸞	杳	碧	天	雲	海	音	絕				

謙慎同志 大雅之屬 乙卯中秋枕人玄木書時年七十有一

納蘭容若詞
月正海棠 中元塞外



图4 金元章先生书赠白谦慎楷书纳兰容若词（1975）



■ 图5 金元章先生手拓徐孝穆刻扇骨 止堂藏

机会。

除了写字、画画、刻印外，金先生还会很多和书画相关的技艺。比如说，他在毛边纸上双钩的碑帖，线条很细，但匀称有力。打完印章后，他会从乌贼鱼骨头上刮下粉末，保护印色。他能用国画颜料打很好的界格，并自制信笺。他还会刻扇骨、笔筒，做各种拓片。（图5）金先生比我大整整五十岁，他75周岁那年，我们曾合作过一把扇子，他为我画了一个扇面，另一面我写了小楷，他在扇骨上刻上了他画的梅花。师生俩的岁数相加，正好百岁。

我认识金先生的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了两年，高考恢复。1978年秋，我考上北大。临行前去向金先生告别，金先生拿出他画的兰花和一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珂罗版双层宣纸单面精印的《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作为赠别礼物。在兰花旁，金先生抄录了一首画兰诗，并题曰：

谦慎同志赴京深造，玄木



■ 图6 金元章先生为白谦慎作兰花（1978）

写此作为纪念。（图6）

这张画后来一直贴在我的床头。在《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扉页上，也有着金先生的题字：

谦慎同志与余交往多年，甚为相得。今将赴京深造，临别依依，兹以此册奉赠留作纪念。杭人玄木时年七十有四。一九七八年国庆节。（图7）

金先生知道我喜欢写小楷，特意指出，这本画册后有何绍基的小楷长跋。打开册子一看，里面的何绍基小楷果然精到之极。（图8）我把画册带到北京，它伴随着我在燕园的求学生活。1986年赴美留学，它又随着我到了太平洋彼岸。

我到北京读书后，参加北京大学燕园书画会的活动，和同学一起筹建北京大学学生书法社，翻开了我的艺术生活的新一页。不过，我和在上海的书法老师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每次寒暑

謙慎同志與余交往多年，正為相得
今將赴京深造，臨別依依，茲以此冊奉
贈，留作紀念

杭人玄末時年七十有四



一九七八年國慶節

■ 图1 金元章先生贈白謙慎《黃端木万里寻亲图册》里寻亲图上的题词（1978）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遷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孤赴任孝子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南漢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萬里訪親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同盡腫一目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即去安得達阻之不止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杜途半年連大姚八閱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我馬從橫之地往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綴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舄屨啟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入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公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擎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淋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僵卧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顧以為國憊如此而前途尚遠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撫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為西兵所敗境內遭殘滅殆無孑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莽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烟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明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為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有聞則帥府杜馬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為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盟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觀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

■ 图8 何绍基书《黄孝子传》 民国影印本